

下载封面新闻APP | 分享更多惊喜



从付费听歌到“虾米之死” 本土音乐人：仅靠版税很难维持生存



Kirsty 刘瑾睿

当听到虾米音乐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消息后，Colorful Bar 和 LongTravel 乐队经纪人叶比比的心里颇为难过。2012年，他读高中时就开始用虾米了。他欣赏这款APP的独立与另类，因为其开拓了自己的电子音乐视野。“也是在这里，我构建了自己关于摇滚乐和电子乐在听觉美学上的框架，以后再也用不到虾米了，还是很伤感的。”

1月5日，虾米音乐官方发布公告，自1月5日10点起，虾米停止账号注册、会员充值等，并开启用户个人资料与资产处理通道；2月5日0点起，虾米将停止所有歌曲试听、下载、评论；3月5日，虾米将正式关闭服务器。

这段时间，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本土音乐人，他们的身份从前摇滚乐手到音乐厂牌主理人，从乐队主唱再到乐队经纪人，他们不仅聊到了“虾米之死”会给音乐圈带来的影响，亦涉及了音乐人通过平台拿到的版税收入等话题。很多乐迷都特别好奇，在付费音乐平台上花钱听歌，这些钱到底有多少会落入音乐人的口袋？他们给出的答案听上去有些忧伤，就像虾米黯然落幕那样。



童党乐队。



音速行星。



LongTravel 乐队。



阿修罗乐队。



3月5日，虾米将正式关闭服务器。

平台优胜劣汰背后 是版权之争

虾米音乐在“告别”公告里深情地写道：12年陪伴，说出口的再见，和你们的美好故事会成为最珍贵的记忆收藏于心。对于此次停服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未来，欢迎更多音乐人加入音螺（即“数字音乐新场景”），创作更多美好的音乐，让更多的人聆听。

Alex 以前是阿修罗乐队的贝斯手，现在是成都独立音乐厂牌“自然现象”的主理人，他算是最早接触虾米的那批国内音乐人之一。“我是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用虾米，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独立音乐人，包括身边的很多做音乐的朋友或者乐队，都在虾米上发布自己的歌曲。虾米有两个地方很优秀，一个就是独立音乐内容特别多，而且他们的寻光计划对独立音乐扶持很大；第二就是对欧西音乐的标签做得特别好，你听哪种音乐多，它就给你推送同类型的音乐。”

虾米停服之后，会对在线付费音乐平台带来怎样的影响？Alex 认为影响其实并不大。“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就是这么残忍，因为大家只记得住第一名和第二名，在现在试听收费3.0这种模式之下，越来越多歌手会选择流量更大的平台去发，流量数据对他们很重要。”

Alex 表示，国内的音乐版权市场主要集中在腾讯和网易上面，像虾米这样的平台，无论是资金还是流量都相对较弱。叶比比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虾米APP说到底也不过是一款互联网产品，毕竟现在互联网更新迭代这么迅速，消失或者说被替代很正常。只不过对追求小而美的独立音乐的部分资深音乐爱好者和乐迷来说，可能真的就缺少了精神家园。”

而在 THE KEY 乐队主唱 PK 看来，虾米被市场淘汰逃不过版权之争，不过这对于大部分听众可能是好事。他说：“音乐版权更加集中于某一平台，提高了我们听音乐的便利性。从实际体验看来，QQ 音乐在这一波吸收新用户的操作上赢太多了。未来可能就是腾讯和网易这两大平台角力的时代了。”

靠版税赚钱 主流音乐艺人才能做到

PK 除了是主唱，他还是音乐厂牌“稍安勿躁”的主理人，旗下有烟雾弥漫双眼、the Or 和 THE KEY 三支乐队。这些乐队的歌曲在全球几十个音乐平台上都有发布，其版税收入以网易云音乐为例，主要以广告分成、会员包、数字专辑、点播分成为主。

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虽然数据看上去很美，但目前 PK 打理的三支乐队如果只靠版税赚钱的话，很难维持生存。他称，音乐人收入高低和流量是成正比的，乐队流量高那版税收入自然低不了。谈到音乐人的版税收入，叶比比拿吃饭做对比：“因为我带的是独立乐队，都很年轻，相当于刚起步阶段。通过版税赚钱，我觉得是主流音乐艺人和网红歌手才能做到的事。尽管乐队发展现在有模有样，但每个月的版税收入，可能就够乐队聚餐两次。”

Alex 的音乐厂牌“自然现象”名气稍大，其旗下的乐队和音乐人阿修罗、童党、音速行星、Kirsty 刘瑾睿在圈子里也算耳熟能详。他们的版税收入要好点。Alex 说：“平台和音乐人的收入分成有好几种模式，流量低的音乐人上传歌曲后按照正常的流量分成，一般都是五五分成，还有一种平台给音乐人预付版税。”

Alex 介绍，在2019年之前，厂牌旗下的音乐人按上述这种版税分成很难支撑他们的全年开销。不过2019年到2020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当时厂牌跟网易和腾讯做了一些独家合作，当有些专辑在平台上独家发布后，平台会单独再给音乐人一笔费用，这样就实现了盈利。“包括今年阿修罗乐队的新专辑也会在腾讯独家发行。”Alex 说。

不想回到以前的“旧时光”

PK 告诉封面新闻记者，现在全职做乐队的音乐人真的不太多，如果没有主业养活自己，可能早饿死了。“一支现在比较红的乐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大概3000元左右。不过这部分收入只能作为排练费用，其他的日常开销还要靠演出费用来维持。”

虾米的“无疾而终”，能提供音乐人自由选择的“阵地”又少了一个。叶比比希望目前运营的音乐平台不是一味关注流量，在推荐网红神曲的同时，也应有个积极且多元的听歌环境。PK 说：“我前些天还跟相关平台负责人聊过几句。他们目前主推还是中间流量的艺人，头部大家都在抢。底层的音乐人大部分还是在自然生长。所以我们的希望不会带来太多改变，自己好好做音乐吧。”

每逢节假日，各地都会有大量的音乐节，这也是许多乐队和音乐人“创收”的渠道，不过在叶比比看来，小乐队靠巡演和参加音乐节远远不能维持生存，大家基本都有其他工作或者“斜杠收入”，保证乐队不解散可以一直玩下去。Alex 也说：“对独立音乐或是摇滚乐队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不停地做巡演发专辑。不管你是多大牌的乐队，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看到你，才会有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比如说音乐节或是《乐夏》这样的综艺。”

虽然现在的音乐环境不太尽如人意，可封面新闻记者走访的诸多音乐人还是看到了未来光明的一面。他们认为，传统的唱片业变成数字化付费点播，这是大势所趋。PK 称，很多音乐人通过音乐平台赚了钱，也降低了这个行业的门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我个人对旧时光最大的怀念是以前会耐着性子听一整张专辑，现在的便利性让我没耐心了。听见不太好听的就切了，所以我开始买黑胶了。”

叶比比说：“付费听歌是好事。互联网可以让北上广深大城市的人群轻松听到来自小县城音乐人的作品，只要作品质量不差，就可以在全国范围收获听众，这是传统唱片业做不到的事。因为我们是95后年轻人，是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所以习以为常了。”

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